

增批古文觀止

二

增批古文觀止卷之三

大司馬吳興祚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評註

世孫隱石潛氏重校

祭公諫征犬戎

周語上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此一段立案綱全篇要領通體皆發明此意祭公謀父甫祭畿內之國謀父所封時為王卿士諫曰不可先王耀

德不觀兵此一句領起全篇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戰聚也時動如三時務農而觀

則玩玩則無震玩驕也震懼也四句一正一反以申明不可觀兵之意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周公之商頌時載

戢干戈載橐弓矢戰則也橐韜也言武王既定天下則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引證不觀兵我求懿德肆於時

夏允王保之肆陳也時是也中國曰夏允信也言武王常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引證耀德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

德而厚其性懋勉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凡愛弟敬夫我婦順所以德之阜其財求阜大也其財求使之衣帛食肉不飢不寒所

而利其器用如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三句兼舉在內明利害之鄉如害之鄉三句

國語亦左氏作孫月峰曰初變尚書調是今文祖茅鹿門曰先總提下遂節分疏已開八大家門徑王文靖曰耀德不觀兵即所謂懿載文德也國語首此篇最有關係無震坊本不無夜語懋坊本承作步令更正

案周語元文云昔
我先王世后稷此
奪一王字當補

之所在是耀不機以文修之一句包下修意五

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句是不觀兵之實

昔我先世后稷此一段應教以服事

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及夏之衰也謂棄子

棄稷不務棄廢也廢稷之我先王不

窟質棄之子周禘裕文武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郃至不窟失官去夏

不敢怠業業農時序其德纂同修其緒修其訓典序布也纂繼也緒事也訓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三句承上三句極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言而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寫其不敢怠業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英世累世也載承也忝辱也自不窟以後至文

王皆繼其德而弗墜以上言周家累世繼德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

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武王亦八商王帝辛大惡是耀德於民辛紂名也大惡庶民

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商牧商郊牧野著庶民弗忍是先王非務武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非務武即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即耀德之

夫先

王之制此一段詳先王五服邦內甸服邦內天子之畿內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

事教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此一段詳先王五服

事教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此一段詳先王五服

事教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穆少春曰凡六轉此一轉不覺複

國之服甸服外侯衛賓服侯侯圻衛衛圻中國之界也謂之賓者漸遠王畿而取賓見之掌我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賓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戎翟荒服戎狄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甸服者祭

祭於侯服者祀祀於侯服者祀賓服者享享於侯服者貢要服者貢貢於侯服者貢荒服者王王入朝也世一

者為費之先言五服佐天子宗廟之供者不同二層詳五服之職日祭祭以再次月祀祀以再次時享享以再次歲貢貢以再次終王王以終世至

即位而來見三層言五服之先王之訓也鎮一自前有不祭則修意意者最近者知有不

祀則修言言者最近者知有不享則修文文者最近者知有不貢則修名名者最近者知有不

不王則修德德者最近者知極遠者誣敷文德看五修字便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也刑治也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伐不祀征不享征不享讓不貢讓不貢崇

王讓者責其過告者論於是乎有刑罰之辟辟者法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

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此修形之具布令陳辭而又不

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學承要荒服言遠國非近者可比唯是以近無

祭公諫征犬戎

案周語元文師字
上無能字

穆少春曰厲王怒
詩曰非使臣監謗
尤非以主殺之權
而害之於鬼物之
口則將何所不至

孫月峰曰天子聽
政一段自首以川
辟之後以山川原
隰沃衍辟之各種
旨趣

不聽世無不至遠無不服要荒無不欺以上結完先王無觀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此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大畢伯犬戎氏之二君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此

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且示之以兵威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壞也既廢先王待荒服之訓

亦自此壞矣恐終王之禮吾聞夫夫戎樹惇能帥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此

禦我矣樹立也惇厚也帥猶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立心惇厚能率指其先人之德而守國王不聽此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虎以歸終於專一有拒我之備矣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伐有以禦我則不能伐是極諫意自是荒服者不至終王

此壞

耀德不觀兵是一篇主腦迴環佳復不出此意穆王車轍馬跡徧天下其中侈然有自大之心不過觀兵犬戎以示雄武耳乃僅得狼鹿以歸不但不能耀德肆不咸觀兵矣結出荒服不至一語煞有深意

召公諫厲王止謗周語上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此一段教厲王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命虐

王怒怒謗者得衛平使監謗者衛平也衛平衛國之平監察以告則殺之故不

言快教

王怒

得衛平使監謗者

謗者

以告則殺之

謗

猶其有原隰句明
道本作猶其原隰
之有野沃也文小
異

以七男入方之。其方之入用。亦以七。不个方之。二

所以上明道本多一其字

安明道本國下無人字

土地也其指土而言唐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潞曰汾山川原隰衍沃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生衣食也

口之宣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

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

民所善者行之其所惡者改之厚也厚財用衣食

與山川原隰衍沃一般正意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

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塞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三年乃流王於彘

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王於彘

王不

文只是中間一段正講前後俱是設語前喻防民口有大害後喻宣民言有大利妙在將正意喻意夾和成文筆意縱橫不可端倪

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

王勞之以

王勞之以

地

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

以供上帝山

也

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以供上帝山

川

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黃心齋曰楚子之問鼎晉文之請隧皆奸雄之無忌憚者觀襄王與王孫滿之所對蓋儼然以天朝之法物自重矣睥睨之雄心至此少挫云楊昆阜曰拜詐與請隧一者俱大禮相關一則命之而不從

一則不命而自請
齊桓晉文之優劣
于此分別不第正
誦之辨窺見隱衷

孫月峰曰此文篇
法辭命音節無不
不妙
俞甯海曰說先王
百姓以分折之說
大物明德以理論
之○大物非有私
賞不可請定王
雖有功先王視之
則利勢也不常請
有德則物自至不
必請意嚴而深詞
婉而勁

不來朝之國也不慮意外之變也○者以
供以備以待等字見先王有此許多費用
其餘之外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甯

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富安也宇居也亦使有供祭備用待患之資所以能順天先王

豈有賴焉賴利也○一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

祗而已祗已宣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九御即九嬪九品即九卿嬪與卿祭

以而已宣敢等字見先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掌百姓而輕重

布之隱為死之服物生字帶說采章采色文章也輕重布言貴賤有等王何異之有與豈有○葬禮外王鮮有異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謂叔帶余一人僅亦守府僅守故府遺

又不佞以勤叔父不佞不才也勤勞也天而班先王之指隱禮大物以賞私德班分

其叔父實應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受

也憎惡也愛各也言汝雖受私賞心中未嘗不憎惡之以非余行賞之不

當余豈敢吝而弗與也○反如此說轉來婉妙下則純是刀砍斧截之語

行○玉佩玉所以飾行步君臣尊卑各有其正使晉文○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聲平破姓改物以創

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

於裔異土何辭之與有顯用於天下縮收也備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流放也辟戮也裔遠也

若猶是姬姓也未更此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未改大物

其未可改也不曰不可改而曰未可改冷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又逆振一

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

何政令之為也私勞即私德在襄王為德在晉文為勞大章即服物采章恭喜也先王為是服物采章以臨

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而知之若書文自制為隨余安能禁止不待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請也仍用逆筆作收章法愈緊

通篇只是不為天子不得用隱意却妙在俱用逆筆振入無一筆實寫不許而不許之意一步緊一步自使重耳神色俱沮

單子知陳必亡周語中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聘問也諸侯之於天下天子之遂假道於陳

國語

孫曰錄句最工且錯練有致每取微古而以今字入事是變鐵論所不足昌黎虛道所祖

俞曰板板四段證據詳確實正大而筆調又風韻綽然總束結構謹嚴

旅舍明道本作施舍黃丕烈孔記云所施舍賓客

以聘於楚

自宋通楚道經陳國是時天子微躬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

火朝覲矣道弗

不可行也

火心星也覲見也朝見謂

夏正十月心星早見於辰道蕭草穢塞路也

候不在疆

候候人也掌迎送賓客者疆境也

司空不視塗

司空掌道路之官

澤不陂

卑○陂澤障也古不防川故梁之

川不梁

梁橋梁也古不防川故梁之

野有庾

積

庾露聚于外也

場

功未畢

場收木圃也築場未完

道無列樹

古者列樹以表道

豎田若執

言其稀少也

○九○伏周制有之

段

膳宰不致餼

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宰禮生者曰餼

司里不授館

司里里宰也掌投客館

國無寄寓

寄寓

旅次也縣無旅舍

去解四句為縣縣方六十里旅舍休息居止之處以庇賓客負擔之勞

○十三伏周之秩官一段案

民將築臺於夏氏

民陳氏

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為淫其母欲藉以為樂

及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

甯孔儀

南冠以如夏

氏留賓弗見

南冠楚冠也如往也賓謂單襄公

○十五○伏先王之令一段案從單

單子歸告王

此

段

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子人陳至及陳所閱歷者錯綜敘後從單子口中分疏作斷章法井然

王曰何故對曰

夫辰角見

此

而

雨畢

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朝見東方九月

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氐亢之間也涸竭也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

本

見而草木節解

本底星也寒露後十日底星朝見草木之枝節皆脫落也

馬見而隕霜

駟天駟房星也九月

大見而

火見而

教士每節長街人
今却用短節便有
峭致有含蓄

清風戒寒。火心星也霜降後心星朝見清風先至所以故先王之教曰古雨畢而除

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

城郭宮室除修治也備藏故夏令曰夏后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水涸係九月

十月承梁者其時儆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也而汝也侍具也畚土籠也揭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定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火之初見期於司

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患而不費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

無舟梁以舟為梁即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

道表道謂識立鄙食以守路國有四鄙十里有國有郊牧國外曰牧牧疆有寓望

數有圃草澤無水曰數固有林地圃苑也林積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

其餘無非穀土種穀民無縣懸耜言常用之野無異草異深也野皆擊不奪

紫秩官注方本有
奪字今更正

孫曰校館與前微
異

官以物至本作各
以物至連上百官
讀一本又作百官
以物至無下官字

農時不後民功也。後，遲也。農時，農事也。有優無賈。優，格也。賈，多也。從民無縣耗二句來。有逸無罷。同疲。逸，安也。罷，勞也。從不奪農時一句來。

國有班事。國，城邑也。土功，井然有條理。縣有序民。四畝為縣。力役，更番有次第。今陳國道路不可知。指道，無別

樹而田在草間。功，列也。井然有條理，未墾者多。功成而不收。即野場。臺，七句。民罷於逸樂。疲于為君作逸樂之時。是棄先王

之法制也。言筆作求，結野有庾，積四句。周之秩官有之曰。秩官，常官周書篇名，引古。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逆迎也。候人為導。導，賓主於朝也。卿出郊

勞。卿朝服用求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者。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實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

館。館，校舍。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道塗。司寇詰姦。詰，禁詰姦盜。虞人入材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穀之官。大師監燎。燎，火師司火者。水師監濯。濯，水師掌水者。膳宰

致饗。饗，食曰饗。廩人獻餼。餼，生曰餼。司馬陳芻。初，司馬掌園人養馬芻藁草。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

官各以物至。物，如供文勢。賓人如歸。應之物。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作一頓文勢不平。其

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貴國，大國也。不比敵國司事之官皆用第一級者而更加敬。益虔。

至於王使。

續姓坊本承作續
姓誤今改正

則皆官正文更奇名。官正官長也。官正。司事。美。至。

上卿監之監察也。察其勤。情尤致其虔。

若王巡守則君親

監之乃用官長司事。但自察之。班無可加。而度極矣。

今雖朝也不才徵有分周族於周

分族王之王便是主。說得十分鄭重。又帶巡守。句更凜然。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賓。謂。假道。

而司事莫至

不但失班加蓋之制。且

是

親族也結。膳。宰。不。此。一。段。從。續。姓。

後先王之官也致。饒。四。句。

先王之令有之曰

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惱淫。造為也。彝。常也。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與常也休。慶也。

今陳侯徵不念看。他。四。段。中。分。劉。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婦。儷。配。偶。也。

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婦

而帥

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矣乎卿。佐。孔。儀。也。夏。徵。舒。之。父。微。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姊。姓。也。故。曰。嬪。姓。即。惱。淫。矣。

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

簡雍簡夷當服

是又犯先王之令也結。民。將。作。此。一。段。總。束。前。四。句。以。繼。上。

昔先王之教懋帥率。其。德。也。

猶恐隕越隕。越。墜。落。也。

若廢其教而棄其制微。國。必。亡。

後其官而犯其令將

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大。國。謂。魯。楚。總。收。一。段。直。結。出。不。有。大。答。國。必。亡。之。意。

何

以

守

國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猶恐隕越

若廢其教而棄其制

後其官而犯其令將

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何以

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何以

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何以

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何以

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何以

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何以

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何以

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六年此一段氣味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
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處射而穆之

九年楚子入陳
楚莊王討夏微舒遂縣

先敘事起中分四段辨駁引古徵今句修字削而分斷
中有復錯綜變化讀之不覺其拱對之迹自是至文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崇春秋文年左
傳仲尼職賦文仲
不智者三作虛器
總述祀爰居
三日坊本承作二
日今更正

海鳥曰爰居此段是疏句明本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魯大夫使國人祭

之直是居展禽即柳下惠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謂越于禮不責其祀夫祀國

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節制也祀之節制于國為最大故慎制祀以為國

典慎者不輕之謂制立也典常也祀有關國政如此故慎立祭祀之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

也兩語此段用託夫聖王之制祀也總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

也不在祀典族類也先將制祀之意盡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

為智矣

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列山氏神農號其後世子孫有石柱者能植穀識作農官夏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業故

祀以為稷神也共恭工氏之伯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共

百物以明民共供財黃帝軒轅也命名也成命定百物之名也明民故祀以為社社土神也柱意句龍以勞定國黃帝能成命

帝高陽也能哭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帝嚳黃帝之曾孫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序之使民知休作之候國要堯能單均

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延有苗廟于蒼梧之野鯀障洪水而

殛死鯀障防百川績用不成堯殛之于羽山舜鯀官以死勤事禹能以德修鯀之功修者繼其事而改正之能禦大災契為司徒

而民輯司徒教官之長輯和也法施於民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六世孫為夏水官勤其職而死於水以死勤事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邪除邪謂殺祭能捍太患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死于黑水文王以文昭

武王去民之穢去穢謂伐紂能捍太患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禘而宗舜有虞氏舜後稷大祭也郊祭天以配食也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遠之廟也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禘于堯故郊堯祭法作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

則子孫宗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夏后氏亦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

也郊無

商人禘舜當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嘗契之父契商之始祖也

周人禘嚳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

嚳稷之父稷周之始祖也商人祖契周人初時亦祖稷而宗文王顓頊武王定天下其廟不可以毀故更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以上先總敘功德後總出祀典

幕能

帥

率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

侯帥猶也報報德之祭

禘能帥禹者也夏后

氏報焉

杼禹七世孫少康子季杼也能興夏道

上申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上申微契八世孫湯之先也

高圉

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

高圉稷十世孫太王高圉之曾孫四代子孫能帥循其祖德皆為以勞定國以上逐句出祀典法變

凡禘

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總領一句結住上文以下又于五祀典外兼舉諸祀

加之社稷山川

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

質也

質信也民皆明而信之故曰明質

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

藉其光以見物

及地之五行

所以生殖也

五行金木水火土民皆賴之以生活

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財用如財木魚鼈之類

是帶敘法

非是不在祀典

禘郊宗祖報之外必須有功于民者方祀及之皆非無故而加也○收完制祀以為國典句

今海鳥至已不

策當讀如史記龜策傳之策

俞曰銘周官月令之義而出以精錄鑄局造局下字一筆不苟柳子厚揣摩數十年方成得一家文集

范曰引古分四段却是兩段於以見先王之順時育物下及纖微處

知而祀之以為國典入題已不難以為仁且知矣再夫仁者講功

愛人必講處物就愛而知者處物格物必審處物之法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結不知而不

問非知也起已下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

也廣川猶言大流言避災而來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煥有災文仲聞柳下季

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災災蘭也

者恐有遺亡故也

一祀爰居耳發出如許大議論然亦只是無故加典一句斷重前云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後云非是不在祀典總是不得無故加典也文仲之失在不能將功而先在不能處物是不智乃以成其不能也結出海鳥之智求最有味

里革斷罟匡君

魯語上

宣公夏濫於泗淵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

一而斷一面說所以下有公聞之字古者大寒降土蟄發蟄發後數日以後蟄蟲始振孟春也水虞於是乎講冰水虞掌冰之禁令留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也成大綱也留句也